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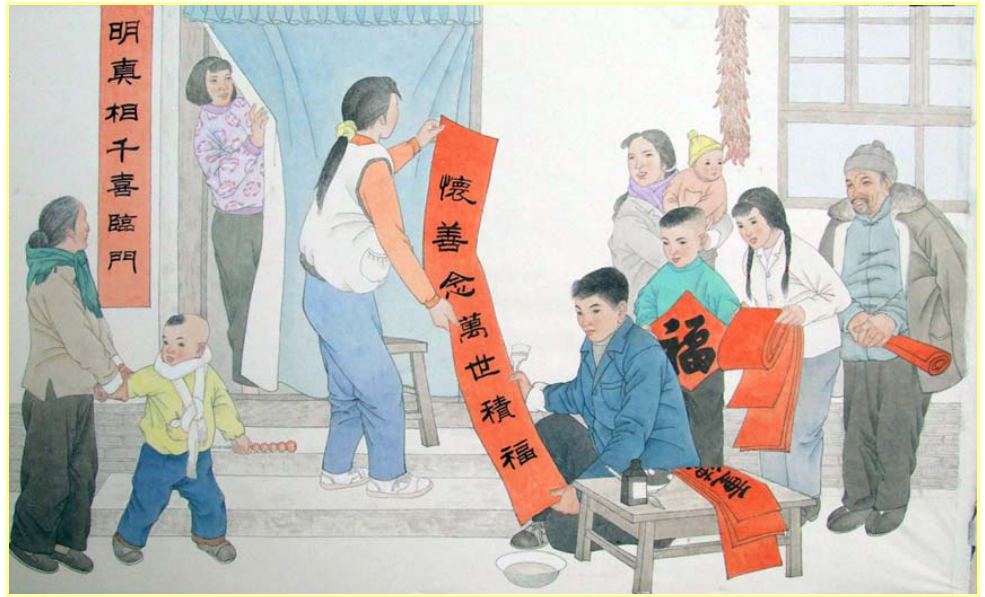


救人是一种本能

我有个法轮功朋友，他既让我揪心，又让我感动——他自己节衣缩食，有时食不果腹，却舍得一次花费几千元钱去买计算机、光盘、打印纸；他曾经被捕入狱，遭受酷刑折磨，至今仍常常被公安骚扰，却仍然冒着危险制作他所说的真相资料，并且不管严寒酷暑都出去发放真相资料。我常常说：“还是把你自己先救了吧，瘦的都一把骨头了，穷的都一无所有了，你能救的了谁呢？”他只是乐呵呵地说：“再苦也要为人着想，不能见死不救啊！将来你会理解我的。”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现实的，是聪明的，因为我会珍惜自己，保护自己，发展自己；而他是不可理喻的。直到有一天，我阅读了一篇短文，题目是《爱是一种本能》。文章记述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在寒风刺骨的正月十五救人的故事。在他驾车驶过一座大桥时，发现桥下汹涌湍急的水流中有一辆白色捷达车中有人在挣扎。他不假思索地脱去衣服，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救人，三个大人和一个孩子被解救出来了，司机的腿也抽筋不能动弹了，白色捷达要沉下去了，他仍一边用力站稳，一边安慰怀里抱着的孩子：孩子，不要怕，只要伯伯有一条命，你就会活下来。后来他和孩子也终于得救了。救人的司机却静静地开车走掉了。后来媒体蜂拥而至，追问司机在冒着生命危险救人那一刻心里到底想了些什么。这个憨厚的男人最终说出一句话：我真的什么都没想，从下水到救人，似乎就是一种本能，就象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

读过这篇文章，我感动地泪流满面。再想想身边的朋友，我开始惭愧和自责。我明白了我为什么不能理解我的朋友，那是因为我太自私和狭隘，因为我用自己的自私和狭隘来衡量别人的善良和慈悲，这就是亵渎。是啊，我也曾读过孟子的“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仁爱应该是一种本能，善良应该是一种本能，而救人也应该是一种本能啊，只是我已经遗忘了。



绘画《明真相千喜临门 怀善念万世积福》

我带着歉意找到朋友，诚恳地与他交流。他乐呵呵地说：“中共的宣传颠倒了黑白，歪曲了事实，把殊胜的法轮佛法抹黑为邪教，欺骗了中国人，也把中国人推向了地狱。”我说：“中国人不都活得好好的吗？谁下地狱了？”他于是给我讲了中国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事件。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五代周世宗等四位皇帝排斥打击佛教，迫害佛教徒，这几个皇帝中最长寿的是北魏太武帝，也只活了四十四岁，其次是周世宗三十八岁，北周武帝三十五岁，唐武宗三十二岁。太武帝是被宦官所杀，周世宗和周武帝是罹暴疾而亡。

他惋惜地说：“无论是谁，即使是被欺骗或被胁迫的情况下，只要他参与了诋毁佛法，迫害修炼人，那么他的生命就将面临危险，这是他自己的因果报应，佛法是慈悲的，同时也是威严的。人只有积了很多的德才能转生为皇帝、贵为天子，但是一旦破坏佛法，报应都是立竿见影的。”他又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不告诉中国人真相，他们要参与到诋毁佛法中，是不是也种下了迫害佛法的罪业呢？是不是会面临危险呢？只是报应有迟早而已。所以讲清真相，澄清事实，让中国人不参与到诋毁佛法的罪恶中，就是在挽救人。”

我原认为的高尚都是伟大的人

物、辉煌的事迹和深奥的理论，可是我错了。高尚是一种境界——先他后我、舍己为人、无私无畏。这是不能用世俗的财富、学识和成就来衡量的，一无所有的人可以高尚、圣洁，只要他做到了，他就高尚，就值得景仰。再想想身边的朋友，他每天看的《转法轮》都是教人要处处为人考虑，要宽容待人，要慈悲于人。天长日久读这本书的人，当然就会自觉地在言行中先他后我，在利益中舍己为人，在危险中无私无畏。他看到众生面临苦难，当然义不容辞地去挽救。越是苦难的地方，越是危险的环境，越能看出一个人的本质和心性，我感到这个法轮功朋友很高尚。在铺天盖地的打压下，他没有选择明哲保身，而是选择舍己为人，这太难能可贵了。

就象阳光普照大地，流水滋养万物，对于法轮佛法修炼者来说，善良出于本能，慈悲出于本能，救人出于本能，这并不需要其他理由，只是因为心中有爱。这是顺理成章的人性光辉，这是自然而然的真情流淌，这是天经地义的责任承担。

你的身边是否也有这样的朋友？你是否也曾经误解和伤害过他们的善良？是否撕毁过法轮功真相资料？是否想过他们的艰辛与苦难？其实，每一份真相（接第2版）

（接首页）资料都来之不易，有人为此节衣缩食，有人因此风餐露宿，有人为此承受苦难。请珍惜他们的善良和高尚吧。有人千方百计地要把你拖进地狱，也有人舍生忘死地想搭救你，问问自己，你到底要什么？法轮功修炼者的真心真意，足以值得你永远珍惜。理解他们吧，相信他们吧，因为他们只有爱没有怨，只有付出没有索取。



郑秀芝在唐山开平劳教所遭受的洗脑摧残

她是一位平凡而又普通的人，曾被鉴定为八级工伤残，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健康。

然而，在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后，由于她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遭唐山市开平劳教所残忍迫害后失去心智，精神失常。回家后，清醒过来，是大法给了她又一次新生。让我们走近她，倾听她的诉说。

病魔缠身 痛苦煎熬

我叫郑秀芝，女，四十九岁，是河北省唐山市钢铁公司二炼铁厂（原北区动力厂）给水一车间废水回收站室的职工。一九九四年我在热网车间小空压站班上零点班时，因一氧化碳中毒，留下后遗症，鉴定为八级工伤残。除了一氧化碳中毒后遗症，我还有肌肉萎缩、风湿性心脏病、胸椎变形、颈椎增生，双眼视力不到 0.1（0.08），头痛、头晕，上吐下泻，心脏每分钟跳五十五到六十下，并伴有间歇。为能坚持上班，在厂附近租房住（我家离工厂较远，坐不了班车）。

我的丈夫为照顾我不得已辞退了工作。我因为不能正常吃饭、喝水，抵抗力下降，腰弯成了九十度，做CT也没有检查出什么病，无法医治。到一九九六年几乎不能进食，喝一点水咽嗓子也要引起上吐下泻、头晕头痛，心脏病也开始犯，上吐下泻出来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夏天穿着毛衣，几乎不能自理，不能照顾幼小的孩子，父母双亲和弟妹还要照顾我和孩子。我给家庭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和痛苦。

一朝得法 重获新生

一九九六年八月底，我经人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跟着别人去炼功点，到那也不会炼功动作，也没有看书，只是在那坐着看着别人炼，等别人炼完功，我也好了，一切病症全部消失！

神奇的功法使我真正感受到“没有病是什么滋味”，比我年轻时没病身体最好的时候还要好不知多少倍。其实根本就没有语言能表达那美好的感受。第二天，我就上班了，身体一身轻。到了班上主任和工友都问我是怎么好的，我就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和身体好了的经过，他们都为我高兴，也给他们减少了许多麻烦。

变态迫害 精神失常

二零零一年一月，我被绑架到唐山开平劳教所，二零零一年六、七月份时，被强迫看电视并被警察和普教重点监视，不许我的眼睛离开电视，不让睡觉，在大屋

子里得坐直了，身体不让放松，双手放腿上不许动，又累又乏又困；不知不觉稍微放松一下，就会遭到警察和普教的拳打脚踢。我想闭眼，她们就连拽带捅、连喊带叫的大声说：“你不想听，也得往你脑子里灌。不听也得听，就从你耳朵往你脑子里灌，都得给你灌进去！”我们开始绝食抗议。

刚开始恶警对我说：“现在都一百人轮过来跟你说了（你还不转化），那也不怕，还有四、五百人呢，都给你轮着说过来。”当时我已经几天几夜没吃饭、没喝水，还不允许睡觉，在这种杂乱、高声、极其邪恶的环境下，在遭到野蛮灌食和不许睡觉的精神与肉体双重迫害中，头脑出现极度的烦躁，心智开始散乱，眼神不稳。后来被迫害的已经不会思维，已没有了对事物的正常的思考能力。迷迷糊糊的我只记的恶警魏涛先是一只手，好象握着东西似的在一侧脖子上下比划着，嘴里说某某在什么地方拿什么东西往自己的脖子上，说到这就见魏涛一边说一边又换了一只手用同样的动作在另一边脖子上比划着，接着说是怎么不让她炼就自杀等话。从这以后，在被他们围攻迫害中，我的脑子里总是出现魏涛所说的话和他的那些举动。随着影像出现的次数的增多印象也越来越深。有一次，反应的特别强烈，我的右手不自觉的握起了身边喝水的玻璃瓶，往下一蹬，不知怎的自己已躺在了地上，右手举着半个玻璃瓶就往自己右边脖子上使劲来回划动（当时也没破皮，也没出血），不知怎的又换到了左手，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不知来回划动了多少下后，好象什么都停止了，后来被抢救过来。

那时的我已分不清好坏善恶，完全丧失了心智，反过来还感谢他们。恶警让我入党，我就想入党（别人告诉我别入我就没入），说我“自杀”是炼功炼的，我就认为是炼功炼的。他们还恶毒的找来电视台记者采访、录像，特意让我扬起脖子，露出伤口，长时间的录像，并让我承认“自杀”是炼法轮功炼的，我就麻木不仁的承认是炼法轮功炼的；他们跟我要锦旗，我就给他们买锦旗，完全站到了邪恶的一边，欺骗着不明真相的世人，成了被它们利用的工具，成了他们的帮凶。说白了，已经被它们迫害成了傻子、白痴。

理智思考 坚修大法

回到家后，离开了那邪恶的环境，我的头脑开始清醒，理智的思考使我明白了信仰“真、善、忍”完全是对的。当我明白过来时，心情极度悲伤，根本没有语言能表达那极度的痛苦。从那以后，我又开始了修炼，身体逐渐恢复了。

结语

郑秀芝从一九九九年至今一直没有恢复工作。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善劝那些还在参与迫害的人，善恶有报是天理，真心希望你们都能在大是大非面前静下心来认真的思考一下，为自己及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

